

拒絕「內卷」的葫蘆



如是我見 高叟

田園生活是許多人的夢想，把大門一關，那滿院子的生機勃勃與安逸寧靜着實讓人陶醉。今春開始我就在小院栽種東西，苗是從市場買來的，有葫蘆、絲瓜、甜瓜、葡萄、南瓜、扁豆、西瓜等等。我喜歡攀援植物，緣於我小的時候家裏老種葫蘆，嫩葫蘆可以當做菜吃，清炒、包包子、包水餃，而老葫蘆則可以開瓢，用途很廣，可以作盛東西的器皿，八仙中鐵拐李裝酒的東西就是一個葫蘆。於我而言，對葫蘆印象最深的是，炎炎夏日，一蓬陰涼，一家人的午飯就在葫蘆架下吃；入夜後，一家人在葫蘆架下聊會兒天再去睡覺。盛夏時節，葫蘆會不斷地開花，雌花負責結葫蘆，雄花負責授粉。葫蘆是在夜裏開花的，暗夜裏，白色的花朵在月光下反射着幽幽的光，有許多不知名的蛾子，在黑暗中逐朵吸食花粉。我們這些小孩常常把雄花摘下拿在手中，高高地舉向天空，蛾子不知有計，把長長的鬚子插進花蕊吸食花粉，每當此時，我們用手趕緊捏緊葫蘆花，蛾子就逮住了。也有敏捷的蛾子會掙斷鬚子逃走的。現在知道這是挺殘忍的，蛾子的鬚子實則是牠的嘴，嘴沒有了，即便逃走，也是活不久的。

今年入夏後，我用精緻的竹竿為這些爬蔓植物搭了架子，希望它們趕快爬滿架子，遮出一片陰涼，我便可以在架子下支一案台，看書、寫字、飲茶、會友，將是何等閒適愜意。為了讓它們長得快一些，我每天澆水，不定期施肥，及時清除雜草。這些植物也不負我，一天一個樣地生長。其中葫蘆爬得最猛，而且常常不按我給它規定的路線攀援，我需要不停地給它糾偏，而就在這一過程中，我發現了

它的「秘密」。

葫蘆是靠捲鬚把蔓固定在附着物上的，捲鬚極其敏感，只要一觸碰到附着物，就會立即打彎，然後像彈簧絲一樣纏繞住。葫蘆沒有眼睛，當沒有融碰到附着物時，它會把捲鬚伸向空中，這時我就會幫它找附着物，有時我為了固定住，會把它的捲鬚纏到它的蔓上，但第二天我再看，奇怪的現象出現了，捲鬚鬆開了對自己蔓的纏繞，卻纏到了竹竿上。隨後幾天觀察，得到了這樣的驗證，葫蘆的鬚子只纏附着物，為了纏住附着物，有時鬚子自己與鬚子間可以纏繞，但絕不纏自己的母本——葫蘆蔓。呀！葫蘆有這麼好的品質，它拒絕「內卷」，我不僅讚嘆。為了搞明白葫蘆鬚為什麼不纏自己，我上網查了查，沒有查到這方面的資料，難道是科學家還沒發現這個現象嗎？果如此，我豈不是要取得此生最大的成就？

我隨後又觀察了絲瓜、南瓜、黃瓜等長捲鬚的攀援植物，發現它們都有不「內卷」的品格，我猜是它們的捲鬚有獨特的感知能力，抑或這些植物除捲鬚之外的地方有奇特的信息標誌，令捲鬚主動避開這些地方。我也期盼着科學家給解開這個謎團。



▲絲瓜的捲鬚不捲自己的蔓而捲竹竿。 作者供圖



善治若水 胡恩威

建築是不是藝術呢？在筆者看來，建築在香港很多時候不被當作是藝術，而是一種投資產品，或是一種行政手段的工具。

香港居住環境密度高，建築設計多是密密麻麻的一層層，缺少空間感。因此，建築空間的特色多來自建築物以外的都市空間，建築物內鮮少顯著特色。可能有人認為近年新落成的一些文藝地標具特色，但筆者覺得那只是一個闊大的空間感，不同層次的燈光、自然光線、建材質感則欠奉。

如果從建築學來說，筆者發現一個很明顯的現象：香港幾乎不當建築是一種藝術去處理。建築條例基本上是讓建築物格式統一標準化。例如新界的村屋，外形可

建築是不是藝術？

以說是千篇一律。去過日本旅行的人可能會發現當地有不少富特色的小屋，它們有不同設計風格，很多大膽的想法可在小屋的設計中實踐。這得益於日本的建築條例比較着重於創意，容許建築師和業主做一些創新的設計。

香港建築多要根據規條標準化，這樣建築師可發揮創意的空間就小。很多時候，業主會面對生活功能需要和金錢價格的取舍。因為在香港寸金不是尺土，尺金只得寸土，地價昂貴令土地變成投資品。於是一些怪誕現象出現，例如大廈的環保露台設計，香港是亞熱帶地方，露台的功能其實很重要，既可以隔熱，也能作為一些工作空間。由於土地空間少的問題，有些房屋雖然有露台，但可能被圍起來，以擴大室內居住面積，這樣做露台隔熱功能就荒廢了。

建築物條例的訂立，本來是鼓勵發展

商加設環保露台。但後來很多業主改動了露台原有的功能，這項鼓勵措施便不再被積極推動。所以香港的建築物條例有一個尷尬的情況：建築物本應要符合建築學的原則，即是要空氣流通、要對流，有露台，玻璃窗本身要隔熱，但這些細則並沒有被一一落實。香港的建築美學也不太理想，建築外形似一道道屏風。在巴塞隆拿或者東京，建築物的類型就豐富得多。

若說香港的建築空間特色，筆者認為其一是旺角、深水埗那些高密度建築物群，另一個特色是霓虹燈招牌。可惜的是，近十年很多歷史悠久的霓虹燈難逃被清拆的命運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，香港建築的特色諸多，例如街頭招牌、霓虹光管、屋邨、大戲院、街市大管地等，建構了香港多彩的城市景觀。其實這些也是香港旅遊資源和特色，如今漸漸消失，遊客對香港印象會不會也因此有所褪色呢？

去看黃永玉愛看的「湘崑」



繽紛華夏 馬浩亮

六月十七日，第一次現場欣賞「湘崑」，正值《大公報》的報慶日。走進湖南省崑劇團的演出大廳，正門上方牌匾上，「千秋絕艷」四個金色大字熠熠生輝，落款是「黃永玉 癸未」。

想起幾天前逝世的黃老，心中不免喟嘆良久。黃永玉曾自稱是《大公報》的「小兵丁」，對湘崑則多次稱呼為「老朋友」。他八十壽誕時，湖南省崑劇團曾專程趕赴湘西，演唱祝嘏。

能博大師青眼，湘崑自有其獨特的魅力。全國目前有八大崑曲劇團，六家位於江浙，江蘇三家、浙江二家、上海一家，包括江蘇省崑劇院（南京）、蘇州崑劇院、昆山當代崑劇院、浙江崑劇團、永嘉崑劇團、上海崑劇團。其餘的兩家，一家是「北崑」，即位於京城的北方崑曲劇院；一家是「湘崑」，即湖南省崑劇團。



▲黃永玉為湘崑題寫「千秋絕艷」。 作者供圖

崑曲被稱為「百戲之祖」，是一種高度文人雅趣的藝術，尤其是在江浙發源地的南崑，優雅、柔美、婉約。而崑曲各大流派，雖「腔出吳中」，但「聲各有變」。郴州崑班為了生存發展，進行本土化改革。道白摻用了當地土語，音樂也融入湘劇、祁劇等民間小調元素，引進了打擊樂和嗩吶等，變典雅柔麗的「吳音」為高亢質樸的「楚聲」，在一唱三嘆的「水磨腔」中添加了「辣椒味」，形成了具有湘南特色的「辣椒崑曲」。

湘崑旖旎與雄渾交匯，「聲容涼楚，唯盡其妙」，在唱腔上相比蘇崑、浙崑、滬崑、北崑，都更為陽剛，武戲數量是最多的。與陽春白雪的南崑相比，湘崑多了些下里巴人的味道。正因為這種山野氣、泥土味的特色，湘崑曾被戲稱為「土崑」。湘崑武戲多、文戲少，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劇目多，反映才子佳人、帝王將相題材劇目較少。因此贏得了百姓的喜愛，生根發芽，擁有了扎實的群眾基礎，能夠四百年長盛不衰。

十七日當天，湖南省崑劇團共安排了三場折子戲。有《屠家莊》《醉打山門》，當然少不了已經成為崑曲代名詞的《牡丹亭》。三個劇目中，兩個是武戲，呈現崑曲中罕見的精彩打鬥場面。湘崑在保持崑曲唱腔優美細膩的前提下，採取了簡化音符、緊縮節奏等方法，加快演唱節奏。湘崑的《牡丹亭》，聽起來音色更亮。

看多了《牡丹亭》，很多人會以為，崑曲裏除了花旦就是小生。其實，崑曲的角色行當分工也很細，淨、末、丑模樣齊全。《醉打山門》的魯智深，就是淨行中的花臉。其他專業崑曲院團



▲崑曲《醉打山門》。 作者供圖



▲崑曲《屠家莊》。 作者供圖

品味蘇繡



文化什錦 魯力

近日，從一行家處淘得三幅清代蘇繡小掛屏。我記得，小時候母親曾從蘇州買了一件睡衣，米黃色的綢子，領子與袖口上繡了幾朵小花，好看極了。正若唐朝詩人羅隱所讚「一片絲羅輕似水，洞房西室女工勞，花隨玉指添春色，鳥逐金針長羽毛。」所以，成年之後，一直想找幅清代的蘇繡掛屏收藏，終於得嘗夙願。

這三幅蘇繡掛屏，用的是米色的重磅素綢緞做底。經歷了兩百多年歲月，看上去仍然光澤柔和，手感厚實，平整勻稱。旁邊的兩幅是白描風景，藍彩線與金線淡淡地勾勒出大庭院的布局，花草、鳥禽、香爐、涼亭等景致，畫面簡潔，線條流暢，色彩清雅，繡工細密。中間那一幅是深色雙面重繡，描繪的是一個鎏金的精緻食盒與各種擺盤的食物。那個食盒以金線繡出金屬框架，外飾松枝、花草，頂上是一隻白鶴。畫面上還繡了幾個大小不一的食碟，擺在上面那塊用重重金線繡出的酥餅，栩栩如鮮。

位於「三坊七巷」的「博雅書院」是福州古玩收藏家老林的「大本營」。老林是從三十年前「三坊七巷」進行改造工程之初，就開始收藏傢具、花瓶、石雕，以及古玩、字畫、玉件的。每次到他那裏，坐在那張明代楠木靠椅上，泡上一壺「馬頭岩肉桂」，就開始聽他講古。

蘇繡故名意義起源於蘇州，在清代繁衍出「蘇繡、湘繡、粵繡、蜀繡」，並稱「四大名繡」，成為中國繡品的鼎盛時期。連清代皇帝的龍袍都是用蘇繡繡製的，可見當年蘇繡的尊崇地位。所以有「黃金萬兩，不如蘇繡一箱」的說法。

據老林說，蘇繡的風格獨特，

構思精巧，繡工細膩，圖案優美，針法活潑，色彩淡雅，具有濃郁的江南特色。蘇繡的繡工具有「平、齊、密、和、順」的特點。蘇繡的「平」是指繡面平整；「齊」是指花紋邊緣齊整；「密」是指線條排列緊密，不露縫隙；「和」就是指色彩調和；「順」是指絲線與線潤相融，密不可分，合成一體。

在歷史上，吳王孫權趙夫人一幅蘇繡山川地形軍陣的《列國圖》，曾經震驚朝野。我翻閱過東晉時期王嘉編寫的《拾遺記》。書上記載，趙夫人說：「丹青之色，甚易歇滅，不可久寶。妾能刺繡，作列國於方帛之針絕，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。」這幅山形圖寫實精確，明瞭簡潔，繡成之後，成了孫權開拓霸業的「最佳助攻圖」，記錄了千年之前的諸侯紛爭，更是一幅記載了三國鼎立的歷史畫卷。

蘇繡因其美學、鑒賞、文化、歷史與人文價值，一直成為古玩界的重要藏品之一。除了故宮收藏的龍袍、鳳袍等服飾外，蘇繡《百駿圖》、《汗血寶馬》、《魚躍龍門》、《千里江山圖》等更是已成為了珍寶。發展到民國時期，由於戰亂迭起，蘇繡盛極而衰，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後才見起色。今天，僅蘇州的鎮湖就有「十萬繡娘」。蘇繡精品頻出，經常作為國禮贈送予外賓。蘇繡的拍賣價也一路飆升。

蘇繡以其獨特的藝術特色聞名於世，美學價值更是令人讚嘆。蘇繡細如髮絲的針線，所描繪出的亭台樓閣，花鳥魚蟲，無一不是栩栩如生，甚至勝過繪畫。凝結了畫師與繡工心血的蘇繡，它們在歲月中積累，提煉出深沉的文化厚度。蘇繡是一首史詩：發現美可以是一瞬間，然而製作美卻需要漫長的苦練。在蘇女暖閣的刺繡間裏，一張張如夢似幻的秀美面龐、一隻隻活潑跳躍的花鳥蟲魚、一幅幅綠蔭叢中的小橋流水，躍上薄綉……

口石頭上。

崑曲被稱為「百戲之祖」，是一種高度文人雅趣的藝術，尤其是在江浙發源地的南崑，優雅、柔美、婉約。而崑曲各大流派，雖「腔出吳中」，但「聲各有變」。郴州崑班為了生存發展，進行本土化改革。道白摻用了當地土語，音樂也融入湘劇、祁劇等民間小調元素，引進了打擊樂和嗩吶等，變典雅柔麗的「吳音」為高亢質樸的「楚聲」，在一唱三嘆的「水磨腔」中添加了「辣椒味」，形成了具有湘南特色的「辣椒崑曲」。

湘崑旖旎與雄渾交匯，「聲容涼楚，唯盡其妙」，在唱腔上相比蘇崑、浙崑、滬崑、北崑，都更為陽剛，武戲數量是最多的。與陽春白雪的南崑相比，湘崑多了些下里巴人的味道。正因為這種山野氣、泥土味的特色，湘崑曾被戲稱為「土崑」。湘崑武戲多、文戲少，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劇目多，反映才子佳人、帝王將相題材劇目較少。因此贏得了百姓的喜愛，生根發芽，擁有了扎實的群眾基礎，能夠四百年長盛不衰。

十七日當天，湖南省崑劇團共安排了三場折子戲。有《屠家莊》《醉打山門》，當然少不了已經成為崑曲代名詞的《牡丹亭》。三個劇目中，兩個是武戲，呈現崑曲中罕見的精彩打鬥場面。湘崑在保持崑曲唱腔優美細膩的前提下，採取了簡化音符、緊縮節奏等方法，加快演唱節奏。湘崑的《牡丹亭》，聽起來音色更亮。

看多了《牡丹亭》，很多人會以為，崑曲裏除了花旦就是小生。其實，崑曲的角色行當分工也很細，淨、末、丑模樣齊全。《醉打山門》的魯智深，就是淨行中的花臉。其他專業崑曲院團

裏，也有《醉打山門》劇本，但都是打羅漢拳擺造型。而湘崑的表演中，魯智深乘著酒興，提起左腿，只以右腿支撐全身，金雞獨立，雙手、左腿卻能活動自如，不斷做出各種高難度動作，模仿神態各異的十八羅漢。時而全身三百六十度原地轉圈，時而手上揮動拂塵，眼珠靈動，表情豐富，極盡「硬功」。從中也可以看出湘崑受湖南地方戲的影響。

崑曲的「粉絲」群體，被稱為「崑蟲」。黃永玉可算是「資深崑蟲」。二十年前，黃老在湖南省崑劇團看了《牡丹亭》後說：「《牡丹亭》又叫《還魂記》，我堅信湘崑一定能借牡丹而還魂，永遠流傳下去。」大師已逝，而「千秋絕艷」的湘崑，還將繼續唱下去。



一抹妙趣



市井萬象

夏日至，到處綠意盎然。北京城區，牆上的「梅花鹿」仰頭邁蹄，似乎正在「郊遊」。

圖、文：張亮亮